

山东：“文化+科技”蝶变效应显现

王松松

你可否想象，漫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长城上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只需一副3D眼镜，你便可穿越回到2000多年前的“齐国长城”，感受春秋战国时期的兵戈铁马！未来几个月内，这一切将在莒州博物馆实现。目前，该博物馆3D展厅进入最后测试阶段，即将对外开放。

“给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便可给文化带来全新的观感。”以此为契机，不仅日照莒县，整个山东都在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文化+科技”跨越式发展的蝶变效应正在齐鲁大地上蔓延。

科技给文化盛会带来新观感

8月28日至31日，第五届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济南举办。本届文博会围绕“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主题，综合运用微博、微信、AR(Augmented Reality, 简称AR)等多种高新技术，为公众打造共享文化成果的平台。扫描二维码即可自动生成文博会专属APP，使用文博会专属APP扫描可展示本届文博会所有展馆的介绍、宣传视频、日程安排等内容；在展会现场还设置了用户体验区，通过AR投影技术让参观者与3D人物近距离合影互动，让参观者轻松体验高科技带来的震撼效果；此外，以高新技术为载体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特种银幕、网络游戏、3D儿童艺术馆、5D流动影院等一批新型文化用品和业态，都在展会上大显风采。

“本届文博会更加注重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把传统与现代、静态与动态、平面与立体有机结合，形成强劲冲击力和视觉震撼力。”在第五届山东文博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济南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凌安看来，让科技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网上文博会”成为了现实。

科技为文化惠民提供新路径

在济南市图书馆，整个二楼社会科学类书籍借阅区只有张咏梅一个管理员，但还书、借书现场却是秩序井然。“这一切都得益于这16个大家伙。”张咏梅指着身边的自助借还书机笑道，“它帮了大忙，节省了人力不说，还大大缩短了读者借还书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济南市图书馆新馆四层五层的东厅，有一幅整面墙的高仿名画《鹤华秋色图》，让看到的人叹为观止。“这幅高仿真的名画是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定做的，长18米，高7米，目前在全国尚不多见，原作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济南市图书馆馆长郭秀海说，得益于高科

技，让这幅描绘济南郊区鹤山和华不注山一带秋景的名作在济南大放异彩，“让济南市民在家门口便能欣赏到赵孟頫笔下的泉城”。

从去年开始，山东省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服务监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服务监管平台可实现对放映时间、放映村庄、放映影片的全面信息采集和统计，并可拍摄现场照片，将每场放映落实到位。“与放映回执单等人工监管方式相比，服务监管平台实现了放映数据的即时统计，而且节省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总经理凌延荣介绍说，科技改进了电影下乡的监管模式，也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了实处。

科技为文化企业注入新活力

从小型科技企业成长为一家参与国内外多部著名动画影视节目创作，集教学、科研、外包于一体的动漫产业机构，威海市光远影视动画有限公司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典型代表。作为威海本土重点文化企业，光远影视动画巧妙地将刘公岛自然风光和威海本土文化元素融入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创作出威海市第一部本土动画系列剧《刘公岛之约》。

随着“文化+科技”跨越式发展蝶变效应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山东企业走向这条发展之路；尤尼科技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产品在大赛中屡有斩获；青岛无线传媒有限公司、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青岛新旋律动漫有限公司等10个龙头文化科技创新企业和集团在产业大潮中绽放活力。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依托4个国家文化创新工程、15个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发挥在国家层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带动山东省文化科技创新发展。”在山东省文化厅文化科技处处长张钢看来，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可以发挥1+1>2的叠加效应。

文苑讲堂

陶瓷绘画：灵与土合璧的精灵

刘光

陶瓷艺术的发展，是伴随着陶瓷匠人审美能力和工艺手段的提高以及历代文人书画艺术家的介入而提升的。一件件优美经典的陶瓷刻绘作品，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艺术精神通过匠人与书画艺术家共同创作，经过金木水火土的铸造与洗礼，产生的

灵与土相互游走合璧的精灵。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高峰。两朝皇家特别注重景德镇陶瓷生产，往往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物力，来保证官窑景德镇陶瓷的质量，由此也出现了大量胎体精细、釉质纯净、制作规整的瓷绘作品，特别是颜

色釉瓷的精细讲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但是在皇家统治下，瓷器画工大多遵循程式套路画法，无法表达个人真实意愿。随着清朝国力衰败，皇家御窑厂停烧，部分御用画瓷高手流落民间并自由结社。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追求清代中期“扬州八怪”的画风，用充盈的时代气息冲破了明清官窑的藩篱，将瓷器的精美和当代绘画艺术结合起来，开辟了画瓷的先河。

“珠山八友”在陶瓷艺术活跃了数百年。这个高峰过去之后，中国瓷绘进入一个民间艺人和匠人复制、仿制为主的时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朱屺瞻、谢稚柳、林风眠、关良、唐云、陆俨少等都曾尝试瓷上作画，虽然他们只是偶尔为之，数量很少，存世作品业已成为稀世瑰宝。近些年来，画瓷高潮兴起，越来越多的书画、国画名家介入瓷上作画，大批艺术格调高的瓷绘作品层出不穷，受到大众和收藏家的追捧，瓷器画到今天已经进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春天。

陶瓷绘画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高岭土为配料，拉坯、造型、绘画到烧窑要经过近百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非常严格，只有高超的拉坯技术、巧妙的设计和绘画、恰到好处的

窑变才能成就一件传世好瓷器。景德镇瓷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它熔工艺、书法、绘画和诗词于一炉，真可谓“贵逾珍宝明逾镜，书比荆关字比苏”。新中国成立以后，景德镇传统的制瓷手工艺虽然得到部分保留与发展，大部分在不断地流失和消亡，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绘画，是精美陶瓷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传统书画讲究笔墨，对于线条的掌控和驾驭能力，是一个艺术家在技巧层面的最终追求和终极关怀，这跟打太极拳的人要练一种浑圆之力是一样的道理。总之，艺术家只有在笔墨过关的前提下，掌握好陶瓷的工艺特征和材料特性，才能如愿把纸本的技巧移植到陶瓷上，通过探索和实验，创作出自己想要的题材，拓展艺术表现空间。窑变本身就是一种未知，它让艺术家和创作者永远徘徊在期盼和忐忑之间，这种不可知对他们来说却是最大的诱惑和挑战。画瓷是很上瘾的，也往往于上瘾中出佳作。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职业教育学院院长、山东艺术学院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记录整理)



高级陶瓷美术师陈茂盛陶瓷作品

国宝之光

1976年5月，考古工作者对临沂市金雀山9号汉墓进行了发掘。该墓葬为长方形竖井穴，一椁一棺，棺四周及盖板上均抹有灰膏泥，裹以麻布，两端各绕三匝麻绳，棺内有骨架一具，并出土了一批陶器、漆木器、铜器等，其中最具有价值的是长江以北出土的唯一一幅保存完好的西汉彩绘帛画，年代约为西汉前期。

人间极乐羽化登仙

简析金雀山9号汉墓帛画

梁青

帛画，是画在绢帛上的卷轴画，西汉时，大为盛行这种移动方便在绢素上作画，现今所见的汉帛画，就是出土汉墓的“非衣”“铭旌”“旌幡”之类悬挂于墓室的随葬品。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叙画文兴废》和《述古画记》篇中所记，数量很多，但历经天灾人祸，早已毁灭无遗。帛画的绘制，大都颇为严谨工致，题材内容一般限于墓主人生活情况及幻想升仙的情景。

金雀山9号墓帛画，是覆盖于棺盖麻布之上，长200厘米、宽42厘米，画面内容大致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部分，日月并升，左一轮明月，月中有玉兔和蟾蜍，右方一轮红日，日中有一金乌，立于其中，日月周围衬以流物的云朵，象征宇宙浩渺无际的白天；而在日、月下方画有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山前的华贵建筑物，应当是墓主人生前所向往的成仙而久居的“琼阁”。这座琼阁的屋顶，绘以粗犷线条的瓦垅和探出屋脊两端的黑色脊饰。三个仙岛之间，有两个黑色饰物，各以三个三角形连成一串，与汉画像石中的“望亭”很相似。房檐下是挂着富丽堂皇的彩色帷幔，系扎部分缀以五彩羽结垂饰的流苏，飘飘然若微风吹拂。

画幅最下是地下部分，画有青龙、白虎等神怪形象，中间是一熊面人身体，穿着宽大的绿袍，左手持剑，右手扬盾，这就是传说的“方相氏”(传说夏代禹执政时，设一官职称方相氏，专职驱逐瘟疫)。正在威吓着两条正张牙舞爪昂头欲升的青龙，这表示“九泉”(黄泉)境界。

中间人间部分，占据整幅帛画相当大的比例，上下排列为五组人物，共绘人物24人，其中男性13人，女性10人，小孩1人。帷幔中主要描绘墓主人及亲戚、宾客、仆人等的起居、乐舞、迎送宾客、纺织、求医、游戏等生活情景，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和死后永生不死、虚幻升仙的追求。

第一组是跪拜，两端设屏风，表现墓主人起居情景。帷幔下为身着蓝衣的贵族老姬，端坐神前，在右方，其前婢女四人，三人拱手侍立，一人端杯献跪，似在听候主人的吩咐。第二组，四男一女正在表演乐舞场面，中间一身穿彩衣女子长袖翩翩起舞，右二位为乐师，一吹笙、一吹瑟，左二人面对乐舞而坐，形象已模糊不清，可能为观赏者。第三组，戴着冠长袍的五位官僚或文人模样的男子前来拜访，互相拱手施礼，当是嘉宾亲朋相聚的场面。第四组，是问医和纺织劳动生活情景，左方二人拱手相对，似在交谈，一戴乌头面具者，传说是神医扁鹊；右方为纺织场面，一女子在纺车旁操作，三人站立观看，其中一矮小者，似小孩正在游戏或玩耍。第五组为角抵表演(角抵称“角抵戏”“角抵之戏”或“百戏”，相传起源于战国。汉代时，在经济、文化繁荣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社会条件下，逐渐演变为表演故事性的乐舞杂技，其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形成了综合性的文艺体育表演大会)，画面有三人，居中一武士，身着肥大衣衫，着长冠，似戴面具，腰束红带，双手交叉于前，精神抖擞；右侧武士，头戴箭形冠饰，双腕佩红镯，下领高扬，怒目逼视，手臂伸张，跃跃欲角，摆开架势，正准备进行激烈的格斗，左侧是位文职装束，小帽宽衣，拱袖肃立，似是裁判。

帛画出土后，上部清晰，中下部模糊，由国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专家精心揭取，而后装裱成卷轴。在艺术表现上，金雀山西汉帛画与马王堆一、三号墓“T”形帛画相比，虽地域相距千里，但在绘画技巧上，艺术风格颇为相近；在内容上，金雀山帛画明显侧重于墓主所处的现实生活，其中官吏列序，拱手相迎体现了无处不在的“礼”，纺织、问医场面含有细腻的生活情趣，乐舞、角抵场面表现得颇为生动活泼。

金雀山帛画在绘画上为“口”字形，采用分栏法，纵轴构图，以淡墨和朱砂线条灵活运用，先起画稿，后用红、蓝、白、黑等颜色着色平涂，渲染兼用，绘出画意，最后以朱砂和白粉线条部分勾勒，画中的线与色互渗互压，局部底层色彩透露于表层，使暖褐色主调画面有较丰富的多样性。如果说马王堆帛画勾勒线条是古代绘画“高古游线描”的典范，而金雀山帛画的技法则是古代绘画中“没骨法”之先驱。

帛画即为随葬品，内容为古代神话传说，人物造型带有风俗性质，写实和装饰技巧相结合，线描规整劲利，色彩绚烂谐调，善于运用夸张手法，神情生动，技法质朴、雄浑，风格鲜明，显示当时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这幅帛画的出土，反映了早在公元前2世纪绘画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为研究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人文、民俗、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清代宫廷服饰的文化特征及收藏价值

陈凯

衣食住行是民生的四大需要；换言之，衣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品，一则蔽体，一则御寒。但爱美是人们的天性，以致又逐渐增加了装饰外表，增加美观的作用。然而在人们组成聚落社会以后，服饰又增加了一项识别身份的作用。《尚书》中有篇《十二章纹》的记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做绘；宗、藻、火、粉米、黼、黻刺绣。”也就是说，君王的服装上绘十二种纹样，诸侯则按爵位依次递减为九章、七章、五章等。

能够识别身份的标记不只是纹样，还有颜色，即衣服的颜色。《礼记·大传》有篇云：“改正朔，易服色。”而古人崇信阴阳五行，有“五方正色”之说，即：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既然黄色代表中央，黄色便

成为中国人尊崇的帝王之色。清代服饰与我们今天相距时间并不遥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通用之装。它曾经在中国盛行近300年，一直到20世纪初，还风韵依然。因此有为数不少的清代服饰，被完好地保存在世界各地，他们都是华夏的见证。在清代服饰中，最典型最为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戚、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按照清朝的典制规定，这些袍服基本上分为四大类别，重大盛典时所用的礼服；吉庆筵席时所着的吉服；巡幸外出时所着的行服；平素燕居时所用的常服。这些服饰，由于用者不凡，非富即

贵，所以在制作上都极尽巧工，精益求精；质料选择上也尽为上乘，正所谓“锦若云霞，纱似蝉翼”。至于缂丝、刺绣更是不无精绝，如时人所说“一丝一缕，一寸寸金”。据说当时单单一件皇帝的缂丝龙袍，就要花上390个工日，又何止万金。其制作与管理由内务府负责，整个过程分工细致，管理有序，人员庞大。龙袍的专职织造人员就有2602人。据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和《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等档案记载，皇帝敕谕多次要求官局所织缂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质量不合格，必须补赔、罚俸或受鞭责。龙袍制作不计成本，用赤金捻线，以雀羽为绒，因而绣出的龙图图案金光灿灿；而织出的翔凤彩翼斑斓，龙蟠凤逸之姿跃然服上。因而它们虽为服饰，

却也是清代刺绣工艺水平的最高代表。因此，它们可说是清代服饰中的精品、世间的珍宝。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收藏一件龙袍，就等于收藏了清代300年的历史。当然，现今市场因素也为其价值翻身助力。首先龙袍存世数量有限，且大部分集中于故宫博物院，民间品相完好的龙袍能保存至今实属难得。在如此有限的数量下，藏家需求却越来越大。其次，龙袍价值被低估，升值空间巨大。再次，龙袍无法伪造，伪品极易被识破。龙袍的制作工艺极其繁琐，所费材料皆是当时时代最好的，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于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文献都有详细记载，稍有差错即可断定为假。



清蓝地纳珍盘金龙袍



清蓝地盘金绣云蝠八宝龙袍